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七 起旃蒙作噩正月盡彊圉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從兄甫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揭言自 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竑身竑號泣不從壬等强之竑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

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竑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丙甫皆死元春至臨安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州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詐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卒聞尋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

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

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事惟願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昔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决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時第一流宰相吕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適者雲川

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當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貨賂公行薫染成風恬不知怪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令至於流竄殺戮都城之民揺手相戒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政

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嘗錄用顧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華髮耆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踰年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叫憒日甚帝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以意向帝又問

卿曹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起筱夫對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乞廣加咨訪史彌遠深忌之考異秦天錫薛鑑作余按余天錫昌國人史彌遠嘗為弟子師令訪宗子為沂王後遂引與莒與芮見彌遠與莒即理宗也宋史余天錫傳無遁死濟王事此召醫視疾者自是其容秦天錫理宗紀宗室傳皆作秦今從之

蒙古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河北西路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迴轡不招自至天澤曰不

共國之讐死亦當往況未必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詰國王博囉言狀且乞濟師博囉即命天澤嗣兄職遣實訥台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驍將葛鐵槍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乘勝至中山畧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走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博囉穆呼哩子也

二月甲午詔賜故太師鄂王岳飛謚忠武　丙申命師彌嗣秀王師彌師嵒弟也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妙

真郊迓國辭不見妙真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
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
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詈示威即奔走
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
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
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見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
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全

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簾貌喏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喜曰吾折伏此虜矣全

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妙真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内自為備初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為亂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妙真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為應皆不從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茍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復以告慶福一日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

矢已及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縱火焚宫寺
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冀國登城縋而走賊擁通判
姚䎱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慶福首殺章夢先以報其辱
國縊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以徐晞稷嘗倅楚守
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聞
國死自青還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上表待罪朝
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
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

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妙真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劉慶福皆機事慶福未之發全發緘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尚夢玉書全始惡夢玉反覆乃殺之　三月癸酉攢仁文哲武恭孝皇帝于永茂陵廟號寧宗　夏四月辛卯朔祔寧宗神主于廟　時皇太后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太后兄子萬壽觀使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由撫育軍國重

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憲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太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丁酉降手書以多疾罷垂簾聽政壬寅帝兩請太后垂簾不允

己未以端明殿學士薛極僉書樞密院事考異按宋史理宗紀不書今據宰輔表書之

五月甲子詔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權工部侍郎喬行

簡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勢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令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也陛下蓋嘗摭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内外大小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摭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襃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

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不多固未嘗召也其所施行襃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彦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

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且言羣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有異同致其渙散進士井研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于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並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

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擅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剛不决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身受此汙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

辭於千古乎為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徳伯夷之清名李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怙强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為一體上暗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

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彌遠欲行
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
行乎其間乎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弭謗
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
所謂収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
曰除大姦然後可以弭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
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
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

強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安知一日不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

丙寅命不煾嗣濮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

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崮抽山陽忠義以北楊妙真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睎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入淮進擄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

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戒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先生以撫定責之睎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睎稷者丞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且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為首

禍激變之人奴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鼂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于弭盜也欲望矜憐别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趙范趙葵仝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

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于光黄之間淮西運判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畧曰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粮可因千里饋運師不宿飽若虛内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杜杲一人及師衂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伏杲先見　六月辛卯太白晝見

丁未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布爾罕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青崖之家屬不遣秋秋七月 滁州大水詔賑恤之 乙酉行大宋元寶錢 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布爾罕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布爾罕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于内黃之五馬山

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鋭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兖濟單四州時所在殘毁獨實境内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象州臨安府尹慶元袁韶獨

以夢昰無罪不肯署文書傅伯成抗疏救之不報夢昰竟卒于貶所　初帝御清暑殿真德秀侍經筵進曰凡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閫之義寢備以一心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至是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

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並定臣下執喪之禮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韓侂冑柄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帝皆虚心開納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然猶畏公議未敢發也

八月壬寅以司農丞姚子才封事切直詔進一秩授

秘書郎　癸卯詔知袁州趙篋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以旌廉吏從真德秀言也　己酉地震　壬子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甲寅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乙卯罷直學士院真得秀考功員外郎洪咨夔初咨夔言事剴切德秀嘗謂人曰讀洪考功封事德秀殊有愧色其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呑吐不能其相

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至是論濟王者衆史彌遠患之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謟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塈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得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寃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

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　丁已詔戒貪吏

九月丙寅著作佐郎陶崇上保業慎獨謹微持久四事

帝嘉納之　冬十月癸已有流星大如太白　十一月

癸亥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薛極參知政事葛洪僉書

樞密院事詔邵州以潛藩升為寶慶府筠州與御名音

近改曰瑞州　甲申再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禄前

胡夢昱貶時了翁出關餞别右正言李知孝遂指了翁

首倡異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

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誣詔了翁落職謫居靖州德秀落職罷祠李知孝上書乞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言了翁雖經追竄人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

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撰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彭義斌既敗武仙勢益戲潛令諜者結死士匿真定城中大歷寺為内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蒙古史天澤出奔藁城　金内族王嘉努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金主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

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金詔有司為死節士十三人立襃忠廟　十二月甲辰詔刪修勅令

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録張九成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淵門人之最著者曰袁燮楊簡沈煥舒璘鄞人陳塤為太常博士獨為變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

謚損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牆牧則殄刻剥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 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心傳舜臣子也 戊寅熒惑入氐壬午太白歲星填星合于女 蒙古主以夏納仇人齊拉衮星根及不遣質子自將伐之二月取黑水等城考異薛鑑繫此事于元年十月今據元史太祖紀改政 辛卯御史梁成大言真德秀有大惡五僅褫職罷祠罰輕詔削二秩蒙古蒙城守將董俊以鋭卒數百授史天澤天澤夜赴

真定與實訥台合兵攻武仙仙走西山實訥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人將斬之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殺之何罪乃釋之　三月戊寅建昭勲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曽呂夷簡曹瑋韓琦曽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彦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圖形其上　是春夏主父遵頊卒年六十四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　夏四月辛亥

有流星大如太白　六月丙申賜禮部進士王會龍以下九百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時科場事體日壞且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多致見遺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繆種流傳復容情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舉人之弊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録滅裂不可勝言

壬寅詔以孔子五十二代孫萬春襲封衍聖公　李

全在青州北剽山東南資江左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粮援路絶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矣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　秋七月戊辰雷雹雨晝晦大風遂安休寧兩縣界山裂洪水壞公宇民居田疇　蒙古

主取夏西凉府擲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黄河九渡
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憂悸而卒年四十六國人立
其弟南平王晛號德旺曰獻宗晛清平郡王子也　八
月辛卯金設益政院于内庭以禮部尚書樂平楊雲
等為說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雲翼為金主講尚書言
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
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
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金

主聽之忘倦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𦠆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惜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金主變色

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及愈金主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金主矍然知其為醫諫也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寛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也博學能文明於正事直言敢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乙巳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辛亥衛涇卒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琸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

圖之以睎稷畏懦謀易帥劉璋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忭延譽忭亦垂涎代璋從臾尤力故以璋代睎稷忭代璋知盱眙　冬十月甲申詔寧宗御集閣以寶章為名仍置學士待制員　辛亥熒惑歲星填星合于女熒惑犯填星　改湖州為安吉州　十一月甲寅修祚德廟以嚴程嬰公孫杵臼之祀　辛酉熒惑犯歲星劉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璋素畏其狡不許彭忭自以資望

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遺患貽彼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内琸駭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馬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李全妻楊妙真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蒙古主攻夏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　是歲蒙古

烏格台及察罕之師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于金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金增築中京城浚汴城外濠　壬
子史彌遠進二秩　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
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
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
間入城見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
翀入城翀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娱之　己巳詔曰朕
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藴奥有補

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帝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葉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

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依而神莫不寧矣蓋諷濟王竑事也　二月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盻夏全許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

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李福謀逐劉琸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子于庭遂自焚琸步至揚州借兵自衛猶劉揚州造旗幟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之夏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趣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

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琸自劾未幾死考異按宋史李全傳劉琸之敗在三年二月薛極並叙在二年十一月非也今移于此　三月庚戌朔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丙寅封史彌遠為魯國公　史彌遠訪將材于趙葵葵以兄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

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㢤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寛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悔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

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强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

深入擄掠無復所獲而又懐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賂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　是春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金積石州遂破臨

洮府金總管圖們呼圖美死之又破洮河西寧二州遣烏珍納延攻信都府拔之　夏四月蒙古主次龍德拔德順府金節度使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之陜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陜州下策棄秦保潼關金主不從　五月壬子以岳珂為戶部侍郎兼淮東總領制置使　李全青州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己曰譬如為衣有身慭無袖

耶今北歸未必非福金乃降蒙古蒙古諸將皆曰金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今若不誅後必為患博囉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金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表聞蒙古主詔博囉便宜處之乃以金為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由是郡縣聞風款附　蒙古主遣唐慶等使金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劉慶福在山陽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福亦謀殺慶福二人互相猜忌福稱疾不出慶福往候福殺之

納其主于姚𭎉𭎉大喜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𭎉促之𭎉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𭎉飲𭎉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𭎉命召諸幕客杜耒等以楊氏命召𭎉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耒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又欲害𭎉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

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蒙古主避暑六盤山金遣完顔哈周鄂屯阿吁來請和蒙古主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令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蒙古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是月夏國主晛力屈出降遂歎以歸夏立國二百餘年抗衡宋遼金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强弱以為異同至是乃亡時諸將多掠

子女財幣完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黄兩駞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黄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秋七月乙酉太陰犯心　己丑蒙古主特穆津殂于薩里川疾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葬起輦谷是爲太祖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

四十遂平西夏凡六子長曰卓沁性卞急而善戰早卒二曰察罕台性慎密為衆所畏三曰諤格德依是為太宗四曰托壘是為睿宗其庶子曰穆爾徹爾岱曰阿裕爾至是托壘監國　丙午史彌遠乞歸田里詔不允　蒙古自鳳翔侵京兆關中大震　李全之黨以軍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歎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

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又自以賈涉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妙真以獻遂帥衆趣妙真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妄稱楊妙真函首獻于楊紹雲送之臨安傾朝皆喜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忔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忔輕儇不為

惠等所服得檄不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帥完顏額克戍之考異金史哀宗紀正大三年十一月夏全自楚州來歸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以城降封四人為郡王改楚州為平淮府按金正大三年實宋寶慶之二年也夏全以寶慶二年降于金而張惠等至是年始降非同時事今從宋史李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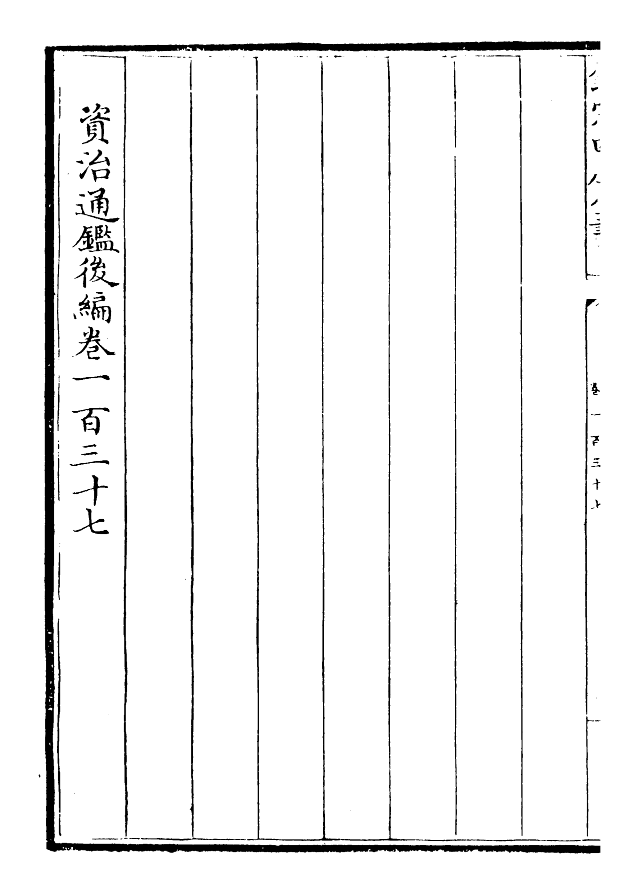
甲戌太白熒惑合于翼　丙子城太平州　九月癸未

賜故觀文殿大學士魏國公留正謚忠宣　丙午加謚
寧宗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
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
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　冬十月丙辰
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
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王義
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

殺尋復誘殺時青并其衆　甲子右監門衛大將軍與
弼改賜名貴謙繼沂王後右千牛衛將軍孟杓改賜名
乃裕繼景獻太子後　十一月辛巳改明年為紹定元
年　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顔額克于
龜山故也　十二月己酉日旁有氣如珥　蒙古兵入
京兆復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
遁三關不守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並力守河南
保潼關自洛陽三門集津東至邳州之雀鎮東西二千

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蒙古史天澤在真定繕城壁修武備以高公抱犢諸砦乃武仙之巢穴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蟻尖馬武等砦　蒙古兵薄西和州知州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旁寅殮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

謀守此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寅寶謨閣待制咸子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七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三十八起著雍困敦正月盡重光單閼十二月凡四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壽明慈睿皇太后册寶於慈明殿　庚辰金遣完顏瑪爾楚如蒙古弔慰　二月

乙巳朔金大寒雷雨雪木之華者盡死　癸丑金詔有司以臨洮總管圖們呼圖美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於御屏量材官使之　夏四月丙寅金親衛軍王約囉酗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考異金史哀宗紀是年十二月庚子朔書日食而六月日食不書恐誤今從宋史理宗紀及天文志　己酉流星晝隕　秋七月戊戌熒惑犯南斗　李全在海州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官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之不能繼壯

者皆就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邀結水砦以覬成敗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舩艫船自淮及海相望至是與楊氏大閱戰艦於海洋八月全趣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遂奪青崖崓據之小哥珪子也九月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崓人習水　冬十月戊申熒惑犯壁壘陣星丁巳熒

惑填星合於危甲子熒惑犯填星　十一月李全至楚州以糧少爲辭遣海舟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全日縱游說於朝謂當復建閫山陽又與金合從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使聘全皆不遂　癸酉熒惑入羽林庚辰雷　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臨安府尹袁韶

同知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鄭清之僉書樞密院事考異

宋史袁韶傳云嘉定十三年韶為臨安府尹至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薛鑑因之於是年正月書曰以袁韶參知政事按理宗紀及宰輔表皆云十二月辛亥除同知樞密院事未嘗有參政之拜本傳既書參政又不言除同知樞密誤也今不取

金完顏瑪爾楚以奉使不職免死除名改命完顏納新充蒙古國信使

是歲言官言舉人程文雷同或一字不差其弊有二一則考官受賂或授暗記或與全篇一家分傳謄寫一則老儒賣文場屋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考官不暇參稽於是命禮部戒飭前申

號三日監試會聚考官將合取卷參驗稍涉雷同者即落或仍前弊考官監試一例黜退

二年春正月庚辰大理司直張衍上檢驗推鞫四事詔刑獄人命所關其令有司究行之　丁亥熒惑歲星合於婁　時李全反叛已著史彌遠尚視為緩圖人不敢言權兵部郎李宗勉累疏及之又上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

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巵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　二月庚戌

詔歲舉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金右司諫陳規左拾遺李大節上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不得專輒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　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　金主嘉納之

三月辛卯詔郡縣繫囚多瘐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姓名以聞黜罷之　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樞密院伊拉布呼以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自蒙古

發難二十年間僅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軍皆回紇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唯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居街曲間不聞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將倚以為重考異陳桱通鑑續編云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華善為前鋒薛應旂因之按金史哀宗紀是年二月以丞相完顏薩巴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名平章政事完顏哈達還朝伊喇布哈率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騎駐邠州然則以陳和尚為前鋒者布哈也非哈達也又按陳華善有戰功正在是年三

月續編繫上年三月亦誤今並正之　夏四月庚申詔郡縣官闕毋令藝術人豪民罷吏借補權攝　五月辛巳賜進士黃朴以下五百五十七人及第出身　詔戶絕者許立嗣毋妄籍沒　金隴州防禦使舒穆嚕都齊進黃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蒙古太祖伐金定西域攻城畧地之功諤格德依居多八月諤格德依自和博果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名諸王畢會請立諤格德依托壘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

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於和林東庫特默烏喇哩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九月壬辰有流星大如太白

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金遣阿固岱歸蒙古太祖之賵蒙古主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於兵間吾豈能忘也賵何為哉却之遂議伐金冬十月蒙古兵

入慶陽界金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　壬戌詔台州水災除民田租及茶鹽酒酤諸雜稅郡縣抑勒者監司察之　十一月己丑熒惑入氐　十二月蒙古始置倉廪立驛傳命河北漢民以户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瑪哈穆特烏喇默色主之又以史天澤劉哈瑪爾蕭扎拉為萬户分守中原　蒙古圍慶陽金詔伊喇布哈等救之　是歲金復遣使聘蒙古蒙古不受

三年春正月甲申追封故皇子緝為永王謚冲安　壬辰知棗陽軍史嵩之䜛置屯田以勞賞轉兩官　金伊喇布哈等敗蒙古兵於慶陽遂解圍去　二月丙申日有背氣　庚戌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范葵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卒哭乃俱視事　壬子追封故皇子繹為昭王謚冲純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

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負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用

閏月癸酉逃卒穆椿夜竊入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

庫衛士捕得之磔於市時李全欲銷朝廷兵備故遣椿為亂於是先朝甲仗燒毁殆盡　乙酉太白歲星合於畢　三月丁酉雨土　五月甲寅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趣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又不敢絶其給乃扶蒙古李宋二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

人也既而復遣張國明至臨安稟議全以金寶資其行賓從所過楊言李宣差英略絶倫騎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入見以百口保全不叛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羅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彊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

州以狀白於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璥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艷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蒙古兵圍京兆金將率師救之

為蒙古所敗城遂陷　秋七月丁酉汀州寧化縣曾寡婦晏氏給軍糧禦渾寇有功又全活鄉民數萬人詔封恭人賜冠帔官其子承信郎　武仙既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八月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守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合兵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九月丙午進封美人謝氏為貴妃　冬十月己巳熒惑填星合於室　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

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為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璥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絶全得米即轉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於諭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善湘制置江

准許便宜從事然猶內圖進討外用調停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初蒙古使額古楞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喇布哈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布哈旣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額古楞還謂之曰我已凖備軍馬能戰則來額古楞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托壘帥衆入陝西於京兆同華間破砦柵六十餘所遂趣鳳翔金以完顏哈達及布哈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　十一月丁酉有星孛於天市垣　丁未流星

畫隤　十二月庚申詔録用孔子四十九代孫燦　李
全突至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南門趙璥夫得史
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遣劉易就全壘
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
擲書不受璥夫恐亟發牌印迓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
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强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
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
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揚鄭衍德曰我計先

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絶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

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
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
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
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
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
所糧援俱絶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刼砦舉火為期
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
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於平山堂布置築圍范葵

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師將士出堡砦西攻之仝分兵

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管兵王青力戰死之明

日范出師大戰獲仝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事聞贈

王青官　時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爭逃避者乃

以同知樞密院事袁韶為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

之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

彌遠曰失揚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

適福以事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

遂討全　乙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喬行簡同僉書樞密院事　詔史彌遠數奏精敏氣體向安朕未欲勞以朝謁可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丁卯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黧黑瞖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止有后一人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㮂伯不可曰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鵲來

巢燈山衆以為祥櫟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
疹良已膚脱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瞖遂與賈涉女同
入宫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宜正中
宫左右亦相竊謂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
能奪賈妃専寵後宫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
之帝禮遇日加陳塤上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
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
塤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

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出判嘉興府　蒙古兵拔金天勝砦及韓城蒲坂　是歲臣僚請學校塲屋命題試士並禁斷章截句破壞義理

四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太后年七十有五帝詣慈明殿行慶壽禮大赦　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園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

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趣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項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已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横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謀反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激成之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累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

令左右把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所向
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
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是夕全張燈置酒高會平
山堂有候卒識全槍垂雙拂以告范謂葵曰賊勇而輕
出必成擒詰朝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張官軍素為賊所
易之旗幟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
軍見賊突鬭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
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

葵帥諸將麾之全趣新塘新塘自决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官軍追及奮長槍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妙真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

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蒙古圍金鳳翔府金行省完顔哈達伊喇富哈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富哈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彼大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富哈乃始出關行至華陰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　初盜起閩中朝廷以

陳韡為福建路招捕使討平之至是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彪力屈方降非其本心斬之時衢盜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韡令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箕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韡令急擊之衢境悉平

夏四月丁丑以鄭清之兼同知樞密院事喬行簡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取金鳳翔完顏哈達伊喇布哈遷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陳華善戍之考異元史太宗紀是年二月克鳳翔今從

金完顔陳華善敗蒙古將蘇布特於倒回谷

金史哀宗紀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丙戌朔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擊之焚其水柵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妙真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今我欲歸老

漣水汝等請降可乎衆曰諾翼日妙真遂絶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諸將皆望不次拔擢或言於史彌遠彌遠曰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太祖猶不肯以使相與之况今逢戌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賞遂不行　楊妙真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蒙古師索隆噶圖乞師為李全報讐金人覘知之以為北兵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乃使

完顏哈達伊喇富哈戍潡河口時八里莊民叛逐守將丙納之金金以八里莊爲鎮淮府　六月己未詔魏了翁真德秀尤焴尤爚並叙復官職祠禄　國安用從楊妙真走山東降於蒙古蒙古以爲都元帥行省山東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托壘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黄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托壘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托壘先趣寶

雜蘓巴爾罕來假道淮東以趣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蘓巴爾罕至汚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托壘聞蘓巴爾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己丑日生承氣　庚戌參知政事葛洪罷知紹興府洪初從呂祖謙學在政府贊討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　有流星大如太白　八月辛酉詔洪咨夔敘復官職祠禄　蒙古托壘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

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砦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時蒙古主至雲中諸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庭蒙古主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自授以中書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紐赫重山為左右丞相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舒穆嚕咸德布激怒皇叔額哲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紐赫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額哲之誣

逐其使者已丙戌徳布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寛厚長者汝曹當效之　蒙古主以高麗殺使者命徹爾台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瞮遣其弟懐安公請降徹爾台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　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俱燬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全以殿帥馮榯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

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以宗廟之
制未合於古為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
因本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徂東為一列每室之
後為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
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
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
高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
為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冪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

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今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編管官李心傳亦上疏言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諌集議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省校書郎蔣重珍疏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説葢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媿於已儻以富

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

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火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負外郎吳潛上疏論致災之由曰願陛下齋戒修省恐

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疏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使皇天后土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畏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名賢哲選用忠良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為皇極庶幾天意可回易亂為治矣　丙申金慈聖皇太后温都氏殂慈聖太后仁聖太后之姊金主之母也本姓王氏賜姓温都氏后性

端嚴頗達古今金主已立爲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榎楚一日宫中就食尚器有玉盌楪三一奉太后二奉帝及中宫荆王守純母真妃龎氏則以瑪瑙器進食后見之怒名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别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是後宫中奉真妃有加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議已决金主言於后后曰汝止一兄奈何以讒言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嗣又絶汝何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金主起后立待守純至涕泣慰

撫之金主嘗寵一宫人欲立為后后惡其微賤因命出之金主不得已放之出宫㸃檢薩哈連教金主騎鞠后戒之曰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汝矣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以聖德中興為言者后聞不悅曰帝年少氣鋭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謟之如是至是殂於慈聖宫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葬汴京迎朔門外莊獻太子墓之西謚明惠皇后　甲辰流星晝隕　蒙古主將兵圍

河中急金僉樞草火額克元帥板子額克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額克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額克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額克在鳳翔為監戰奉御陸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名陸爾遂譖額克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額克皆内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

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時人因以别之金自南渡後内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入奏之即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復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以至亡國

史臣曰草火顏克力戰而死板子顏克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暬御監軍

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

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甲子以余天錫為户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

安撫使　戊寅以李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彦

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彦呐治西和五年安丙以為可用

待之甚厚崔與之代丙獨謂彦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

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至是竟以為𦛀副　蒙古以

高麗殺使者著古遣兵伐之　十一月乙酉詔忠義總

管田遂力戰而死贈官加封立廟　蒙古托壘攻陷饒
風關由金州而東將趣汴京民皆入保城堡險阻以避
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
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
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
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
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
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

今敵至不能迎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
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
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完顏哈達伊喇布哈帥諸軍
入鄧州陳和尚楊沃衍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戊
辰蒙古兵渡漢江哈達布哈名諸將議曰由光化截江
與戰及縱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安德穆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布哈不從丙子蒙古兵
畢渡哈達布哈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

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覘觀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少卻其在西者望布哈親軍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吾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布哈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

見己卯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四日不聞音響庚辰哈達布哈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布哈迎戰交綏之際蒙古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布哈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布哈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

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三十八